

## 新与老

□丁一

孙谦，市某职能部门下属事业单位办公室主任，精明能干，年富力强，一表人才。可在单位里，他像是个出气筒，被所长批评如家常便饭。单位人私下评价，含蓄点说“他太有涵养了”！直白点、刻薄点说他“名牌大学白读了，窝囊”！可他好像毫不在意，工作勤勉，神清气爽。

所长姓吴，军转干部，说话做事正步走。工作作风简单，脾气暴躁，批评部下不分场合，不留情面，轻者训斥，重者辱骂，搞得和部下就像老鼠和猫的关系。就连所里唯一的副所长，都尽量避开他，能不接触就不接触；实在甩不开的，需要请示所长的分内工作，都尽可能让孙谦去说，得到答复后自己再去部署落实。

就是这样一个工作氛围，可全所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年年先进。尤其本市发现新冠肺炎疫情病例期间，所长带领全所上下齐心协力，共克时艰，在较短时间内扑灭“疫情”作出了积极贡献，受到上级主管部门表彰。

一年后，所长被提升为副局长，经他推荐和民主测评，新所长由孙谦接任。所里又有议论了：“所长为什么不是现任吴副所长，而是越级提拔孙谦？原来……是靠窝囊换来的尊严。”各种怪话、议论都有，褒的不多，贬的不少。每听到这些，吴副所长都立马上制止：“别瞎议论。孙谦这人，外柔内刚，人才难得。当上所长，名正言顺。”

新所长：“……但是，你刚愎自用，自控能力差，手握权柄却不会换位思考，搞得班子成员中气氛都那么紧张。如果能改变这些，你会是位德才兼备的好领导。”

老所长：“可你从未申辩过，事后也没解释过。”

新所长：“在你气头上，解释没用，凭你个性那是火上浇油。如果是我错了，该骂；要是觉得自己没错，说什么我权当没听见……过后更没必要解释，反正事情都过去了。”

老所长：“原来你是‘勉从虎穴暂栖身’呀！”

新所长：“我始终觉得，简单粗暴，强词夺理，不代表强大，是脆弱，是另一种自卑。”

老所长：“这才是你的心里话。”

新所长：“我说的都是心里话。现我当了所长，你仍然是我的顶头上司呀。”

老所长：“那……不对你顶头上司说几句好话？”

新所长：“好的，坚守。不好的，摒弃。新的岗位，新的面貌，新的形象。”

老所长：“你不窝囊。应该说，你是诤友，是真正的强者。”

新所长：“说我窝囊，大

## 新年光荣榜

□唐胜一

牛爹看着电视还心烦意躁，时而刷手机，时而起身，在屋内走来走去。“唉——”他长叹一声气，去了厨房问老伴：“你说儿子会回来过年不？”老伴一边炒着锅里的菜，一边回答他：“会的。”他说：“今天都过小年了，还没回来，到底要哪天才回啊？”

老伴提醒道：“儿子不是把改签车票的截图都发给你了吗？”

对的，问题就出在这车票改签上。“都已经改签两次了，再改的话，说不定就改成退票了。”他见老伴忙着给菜出锅没回话，便又接着说，“咱家已经三年没过成团圆年了。不行，这次非得过个全家团聚年。”

晚上躺在床上，牛爹辗转反侧没法睡，干脆又跟老伴商量着说：“要不，我俩带着孙崽去深圳，跟儿子、儿媳去一块团聚过年好不？”“不行不行，我把年货都办好了。”“那不都是儿子儿媳爱吃的腊牛肉、腊猪肉和油炸泥鳅、去壳田螺嘛……都带去深圳，不就没浪费么了？”“好好好，你想得周到，这下可以睡觉了吧。”

他们说走就走，好在暑假领着孙崽去过深圳一次，可谓轻车熟路了，乘高铁到深圳，下高铁出站口再搭乘出租车就能直接到达儿子的工厂大门口。

牛爹掏出手机拨通儿子电话：“春儿，你在厂里不……哦，你正跟老板在谈工作？我和你娘、你儿子都在你厂门口了……”

# 只灰绿色的鸟

□紫小耕

绣花针般的蒙蒙细雨，给天地间缝了个恍无边际的雨笼子。

我在笼里望烟雨，雨丝带来森林和田野的味道，新鲜极了；那双矫健的燕子也在笼里，它们在阳台斜对面的另一户人家的小阳台下，筑了巢。

它们轻声细语，一唱一唱。这鸟鸣，伴随着沙沙细雨，宛转在湿冷的空气中，它们在谈情说爱，还是在细聊新巢中的诸多琐事？我不得而知。

我搬来这儿有些年头了。刚来的时候，临着小区附近，有几个工地在开工，早上7点半开始，打桩机就锵锵锵，一下一下敲着那些高耸的水泥桩子，将它们一根根深深地敲入到厚实的泥土里。紧接着，电钻也开始吱吱地叫嚣起来，与打桩机遥相呼应。那时候，没有燕子在阳台上筑巢。

我看见过白鸽鸽翅着黑白相间的长尾巴，在阳台的护栏上闲雅地踱步，那晶莹剔透的眼睛，亮亮地瞅着阳台的山茶花。它那样亲切，以至于我以为它会喜欢我的阳台，留下来三四个小时甚至半天，但是几分钟后，它就张翅朝天空飞去。

阳台不时飞来一些漂亮的鸟儿。长尾缝叶莺来过。它们在我养的盆花间跳跃，褐粉色的头在茉莉花骨朵间摆动，开始我以为有一朵万寿菊不小心开在夏天里了，定睛瞧了，才明白那是长尾缝叶莺。它唱歌给茉莉花、小紫苏和昙花听，盆花们当然喜欢它，但是它也飞走了。还有什么

画眉鸟、鹊鸲、暗绿绣眼鸟……都曾经在我阳台上的花草间歇过脚。

麻雀当然来过，但即使平常如它们，也没在阳台上留驻哪怕一分钟的时间。

我和阳台上的花儿们都喜欢这些远方的客人。

它们是那样美丽，跳动着的、灵巧的躯体，艳丽或平实的羽毛，清亮的鸣啾声，给我们乏味的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但是它们的家园不在阳台的花丛间，也不在小区里任何一棵矮树上。机械锐利的声响，汽车的鸣笛，马达嗒嗒，各种排气管大口大口吐出的灰的、黑的烟味，把它们驱赶得远远的。就连我自己，偶尔也会被突然而至的工地上传来的某个哐当声吓一跳呢。

夏日复一日，正当我已对工地和工人的、马路上的种种嘈杂习以为常，却意外地发现，高档楼房已经亭亭玉立在隔着马路的新小区里了。新建的小区无论建筑物还是景观，错落有致，小径通幽而精致秀丽。在它的映衬下，我居住的小区竟有点日落西山的沧桑。

……船在早上9点靠到对岸。“才几分钟，时间太短了！”孩子们都这样嚷嚷。没办法呀，河道只有这么宽。船夫伯伯一边笑一边抛锚，说，赶紧下船吧，不然鸟儿们都不等你们了。

那天我带儿子参加活动，去刚成立不久的翠亨国家湿地公园观鸟，他们就这样一边抱怨、一边向往。

在湿地公园，我们用8倍望远镜，观看在滩涂上、水草边翩翩起舞的白鹭

和苍鹭，它们体态优美地踩着浅水，悠闲地、自由自在地东逛西瞧。抬脚，再慢慢地伸进清澈见底的涓流里，我们清楚地看见它们橘色的脚，以及羽翎上明晰的条纹。有时候它们呆立在水里，一动不动，任凭我们一组十几个人轮流在超高倍放大镜上仔细地饱了眼福。

我发现，其实许多的鸟儿，是青睐定在一根枝头的，它们可以立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甚至长达几十分钟。我家的阳台，还是没有那份静谧啊，鸟儿们不肯驻足。

观鸟活动结束，我们回来。邻居在装充电桩。哦，忘了说了，地下车库，许多公共停车场里，如今新装了一排排崭新的充电桩。

妈妈，我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儿子眨着眼，神秘兮兮地说，那是给新能源汽车充电用的，环保！

儿子的话刚说完，树杈上忽然飘下来一坨东西，结结实实地落在了儿子的头顶上。妈呀，是鸟屎！儿子尖叫一声，做呕吐状。

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说他中了好彩头。他逃也似的一溜烟跑回去，说要赶紧洗头。看着小孩儿的身影消失在远处霞光里，我抬眼望了望头顶的芒果树，一只灰绿色的不知名的鸟儿，正从一个枝头飞到另一个枝头上去。



小时光（油画） □许永城

## 秘密

□靳雪明

再不说话，就真成了哑巴了。

“你看到我跟别人说话，还这么说？”我的语气不阴不阳。

“那你怎么从来不跟我们说话呢？”洋洋仍旧天真地问。

我不知道，该怎样给一个尚未明辨是非的孩子解释大人之间这些鸡零狗碎的事情。觉得自己有点过分，我调整了一下语气。“这不是你一个小孩该操心的事情。”我尽量语气平缓下来。

洋洋似乎懂了“哦”了一声。“爷爷，你的糖葫芦看起来真好吃。”他的注意力转移了。“那当然。谁不知道我‘糖葫芦刘’的名声。”我有些得意。

“我能吃一串吗？”“你有钱吗？”

“我没钱。要不我跟妈妈钱去。”“不行不行不行！坚决不行！”我连串地反对。

洋洋眼神里渴盼的火苗渐渐暗淡下去。我心里一紧，骂了自己一声，从草靶子上取下一串糖葫芦，递到洋洋面前。

“给你，不要钱，但是有个条件。”我说。

“什么条件？”洋洋眼睛里又升腾起希望。

“我给你糖葫芦的事情，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尤其是对你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紧绷着脸，严肃地说。

“不说，肯……定不说。”洋洋说肯定两个字的时候，拉长语调，加重了语气。“那好，给你。”

洋洋接过糖葫芦，咬了一颗，吧唧吧唧嚼着。脸上是满足的神情。“太好了！”我满意地笑了，转身要走。

“这辈子，不许跟对门他们家任何人说一句话。老死不相往来！”

那是对门这个小男孩洋洋还在襁褓中时，他家的狗狗在我家大门口“惠赐”了一堆粑粑。接下来，事儿一来二去，几代人参赛、破口大骂，结果就是我和老伴都成了洋洋眼里的“哑巴”，再不同他们有任何交流。这是孩子小小的内心认知不到的旧事了。

我第三次准备扭动电门。

“爷爷，你是哑巴吗？可我看到你跟别人说话呀。”

看来洋洋今天是不达目的不罢休，如果我不回答，或许还会有第四问、第五问。我松开电门，索性从电车上下来，支好车，走到离洋洋一米远的地方。我接过来，在手里摩挲着。

“爷爷，记得，这是咱们的秘密密！”

“拉钩！谁也不许说出去哦！”洋洋伸出右手小指头，阳光包裹着他整个手，他的手温暖泛着光晕。我也伸出右手小指头，勾住他的小手。

“说话算数，一百年不许变！”洋洋拉着勾摇了摇，伸出大拇指，跟着我的大拇指碰了碰头。

我们之间好像有了某种默契。以后我出门的时候，只要巷子里没人，我跟洋洋就会聊一会儿。我给他糖葫芦吃，把他玩具递给我。

这个秘密能永远保持下去吗？或者……还需要保守下去吗？



入画（摄影） □唐珩

## 找谁好？

□海华

弄热闹些。也选看些入眼的电视节目。

中午近十二点了，煮点饭，炒个青菜，偶尔整点小肉小鱼，就是午餐了。两点过后，午休结束，他哼着小曲，又慢悠悠地出门，找老友或老同事喝喝茶，或打打牌、逛逛街，有时也到县老年活动中心走走，一下午就打发了。晚餐有时在家弄，有时与牌友们小酌，八点钟慢慢悠悠地走回家。吃完澡，换下的衣服让洗衣机搞定，接着看看报、刷刷手机，十一点左右慢悠悠地上床，与被褥相伴啦。

每一天，他大都是这么过的。他常对老友们说，老年人的生活，就应该简单一些，简单就好，简单就是幸福。

可这天早上，他慢慢悠悠地起床，站起身穿裤子时，一不小心，“啪”的一声，摔倒了。他猛觉得后脊梁疼得直不起腰来。

他试着挺起身子，还是疼，慢慢悠悠地扶着床边，在木地板上坐下来。想了想，试给他在某公司当经理的学生打电话，想让那位平日走动比较多的学生来一下家里。只听电话那头是学生压低了的声音：“我在开会，老师有啥急事？”

……定了定神，首先想到用床头柜上的手机给儿子或女儿打电话，正想按号码却自个哑然失笑，他们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北京，远水难解近渴呀。

过了一会儿，稍微缓过神来，他给县城唯一的一位亲人打电话。一接通，传来外甥有些焦急、也很关切的声音：“舅舅，啥事呀？我陪领导下乡了，正在路上呢。”他一听，轻轻地“哦”了一声，没事，没事。

他试着挺起身子，还是疼，慢慢悠悠地扶着床边，在木地板上坐下来。想了想，试给他在某公司当经理的学生打电话，想让那位平日走动比较多的学生来一下家里。只听电话那头是学生压低了的声音：“我在开会，老师有啥急事？”

他哪顾得上你一个小老头呀，便放缓了语气，说：“没啥，你

忙吧。”

他沉吟再三，又试着按通了一位老同事的电话，手机里却响起了一阵小男孩的哭闹声和老同事轻声哄孩子的声音，不哭，不哭啦……过了好一会儿，老同事才接连“喂”了好几声……看来带孙子不省心啊。他本已张开的两片有些干瘪的厚嘴唇，努了努，却没有吭声。

少顷，他又想起曾经帮助过的在县中当老师的一个小老乡，但一转念，嘿！人家这会正上课呢……

一种从未有过的无助和孤独感，猛地袭上心头，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在天国的老伴，那远方的女儿，如注的泪水夺眶而出……

过了好长时间，他终于冷静下来，现实不相信眼泪，还得靠自己。想到这，他把手机放好，利用当年当体育老师掌握的自

我调理方法，先是小心地摸摸这、捏捏那，从头到脚检查一遍，接着，慢慢地晃动两只手，轻轻地揉着、拍打着两只胳膊和后背……再慢慢地左右摆动身子，伸伸胳膊，直起腰……

也许是因为他当了大辈子的体育老师，退休后又经常锻炼身体，身子骨还硬朗，或许是摔的没伤到要害处，渐渐地，他竟能慢慢悠悠地扶墙站起来了，腰也不那么疼了。紧接着，他小心翼翼地移动双脚，缓缓地步出房间，又挪到厅里，继续做刚才的动作……又过了半小时，终于可以慢慢地下动了。

直到这时，他才猛然想起，急昏头了，刚才找这找那的，咋就没想到打120呢？

不过，日后他年纪更大些、又或是摔倒根本动不了，光靠找120，还行吗？